

可口小白鲨

可口小白鲨



天使般的声音 恶魔般的性情
黑校友，黑男神，黑导师，分分钟的事

《原来隔壁是总裁》小R爆笑新作



初出茅庐

潜力股CV

大战



酷拽

万人迷导师

由声音碰撞出的火花，梦幻一夏

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可口小白鲨 / 小R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11-2146-0

I. ①可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8112号

书 名: 可口小白鲨

著 者: 小R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千月兔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①TITI设计 · CJL 8692271
0105927@china.cn

内页设计: ①TITI设计 · CJL 8692271
0105927@china.cn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77千字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

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146-0

定 价: 23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KEKOU
XIAOBAISHA

- 第一章• — 001
时隔十五年的再遇
- 第二章• — 009
可怜天下导演心
- 第三章• — 018
海水不可斗量
- 第四章• — 028
不甘寂寞的海星
- 第五章• — 036
船到桥头自然直
- 第六章• — 050
自古冤家路窄
- 第七章• — 061
善变的男人
- 第八章• — 079
不会消失的魔法

- 第九章• — 089
绝口不提
- 第十章• — 100
体无完肤的挫败
- 第十一章• — 107
等我回来
- 第十二章• — 116
滴水不漏的温柔
- 第十三章• — 127
深海的霸者
- 第十四章• — 139
两个女人一台戏



目录 KEKOU XIAOBAISHA

•第十五章• — 150

不为人知的秘密

•第十六章• — 160

迟来的道歉

•第十七章• — 170

旧伤痕

•第十八章• — 180

不需要结果的爱情

•第十九章• — 190

缄默的守护

•第二十章• — 202

无声的悲怆

•第二十一章• — 212

谎言

•第二十二章• — 224

最强的联手

•第二十三章• — 235

物归原主

•尾声• — 245

守护一片宁静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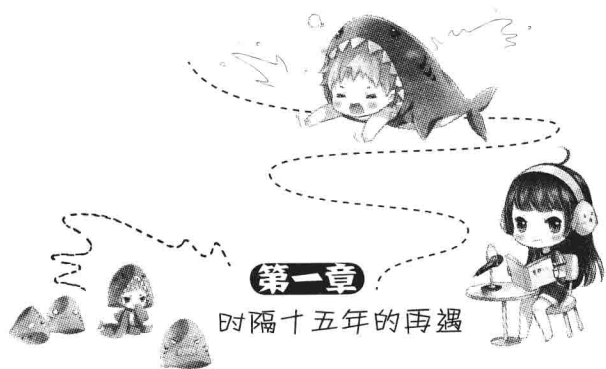
•番外一• 小白鲨先生 — 252

•番外二• 青梅斗竹马 — 262

•番外三• 失恋阵线联盟 — 270

•后记• 致每一个最美的守护者 — 279





故事，从电视台调来新的配音导演开始……

最近的配音艺员培训班似乎并不太平，据说来了一位年轻配音导演接替他们因公外出的导师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对了，每天这个时候，他那雷厉风行的身影都会从录制大楼前穿梭而过。

“快看快看！”

“他啊，那个传说中的慕导，听说后台很硬哦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女孩好奇地凑过头来。

“他好像是台长的孙子，还动用了关系，特地调来总台。”

“咦？难道就是那个被流放到分台的皇子？不过仔细一看，那张脸倒是长得挺孤傲的，而且还十分养眼呢。”

不待女孩们继续八卦，鹰隼般的利眸扫了过来，她们立马噤声，纷纷佯装在看剧本的样子。

慕清司推开一号录音室大门，越过正在练习发音的配音员，进入到内部监听室。录音师准备就绪，他从旁监听，拿起耳机，剑眉倏然紧蹙。

说得太烂了！

那是什么破发音！

每个人都这么差劲，这样的配音能听吗？

他是个对声音相当敏感的人，也许这和他的职业有关。配音导演就像驾驭一切声音的筑音师，将那些充满情绪色彩的抽象介质组合在一起



完美演绎，即便再平淡无奇的画面，只要经过他的巧妙导演，便能栩栩如生起来。

只是，他从未找到一副能打动他的声音。

听着那毫无生气与灵魂的声音，慕清司不由得烦躁起来。蒋领班倒是乐得轻松，竟然把培训班这个烂摊子丢给他就潇洒走人了！偏偏又是台长指明要他担当这期培训班的导师，可恶！凭什么那个长得像罐头原料的蒋领班就能去日本交流学习，这是要出口肥肉的节奏吗？

思及此，慕清司的脸色又蓦地阴沉了几分。

“全部给我重录！”

他号称“配音界撒旦”，对声音质量的要求，简直到了刻薄的地步，一点儿瑕疵绝不容许。这些配音员在接受培训之前就听闻慕导的严格，但没料到会苛刻到这种程度。一部三十分钟的短片，他们重录了将近五十个小时，比起温柔的蒋领班，他的这种培训方式，简直是要人命。

“不想培训的，可以出去！”

配音艺员培训班是慕氏集团不定期举办的训练班，专门培养为外购剧集及动画等节目配音的演员。学员毕业后，经电视台挑选，即可签约成为正式的配音员。这些年不少怀有梦想的配音员挤破头要进入培训班，水平却参差不齐，个性又具有特色的好声音实则千金难求。

他只是想听到一副充满生命力的声音，难道就这么难吗？带有绝望的慕清司，走出了录音室，就在他路过五号录音室时，一副空灵的嗓音令他止住了脚步。

“下一个，毕星。”

空旷的走廊上，寥寥无几的数道单薄身影中，有一颗脑袋猛地抬了起来。她宛如在军训中被教官点名，身体一震，响亮地回了句：“到！”

“今天你又来啦？真积极。”录音师勇哥给她递去台词本。

“嘿嘿，我啊，不信试音一百个角色就没有选中的。你到时候记得帮我在配音导演面前美言几句啊。”那是一副干净清澈的声音，毫不掩饰、十分纯粹，却又轻易令人动容。那声音仿佛溪涧流水，在人心头轻轻流淌。

那副声音的主人，到底是谁？慕清司不由得追随她的脚步，却在中途被人叫住。

“清司——”

他回头一看，是他大学同学，也是现在同事的辛晴。她有着温婉动听的声线，是目前配音界表现突出的一名偶像声优。

“凌宸在纪远司大酒店订了个包厢，说是今晚给你庆祝升迁。”

“算不上升迁吧，我本该就属于总台的。”为了分台的发展，慕清司听从慕老太吩咐，调配到了分台兼任管理，直至分台一切安稳下来，他才请纓返回总台。

当他再度回头倾听，那副动人的声音早已没了踪影。

夜里与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，慕清司其实本身并没有喝多少，准确来说，他只是小酌三小杯。最悲惨的莫过于酒的后劲来得极其猛烈，他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下的车，就这样一路睡得不省人事。

甚至睡在了停车库的小绵羊旁边……

“慕导，醒醒，睡在这里会着凉的哦。”

一瞬间，那习习凉风在他耳际吹拂而过，微微触动着一些细小的情愫，仿佛越过心脏那层薄薄的壁垒，带着那些无以名状的情绪，走进了深处。

她的声音，温柔到极致。

可是渐渐地，那副如水流般的细腻声线慢慢强化到了YY频道里的聒噪声响……

“你知道上次我生日，仙儿那家伙送我什么礼物吗？”她的笑声不减反增，还故意模仿着对方的语气，来了段现场示范，“她说，为纪念我们同窗多年的情谊，我把这条织了几个通宵才完成的围巾送给你！夏天送我围巾，我没和她绝交是有多爱她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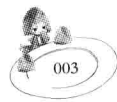
女孩的情影透着微光，仿佛穿过雾霭的第一道晨曦。她戴着白色的大款护耳式耳机，齐肩中长发，在电脑椅上盘腿而坐，那吊儿郎当的模样，与她们所拥有的好听声音简直格格不入。

说到激动处，女孩捧腹大笑，拍着桌子粗鄙地调侃：“对啊，所以今年她生日，我回敬了她两百包通便药，实在吧！”

喂，你以为这是分零食吗？还两百包！

YY语音另一头的女孩笑得东倒西歪，就算听不清聊些什么，慕清司猜测不外乎一些没营养的话题。

可那副动听声音的主人，此刻竟在通便良方的话题上侃侃而谈。





偏偏挑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清晨？

这是哪里？慕清司迷茫地看着头顶老旧的天花板，他抚着宿醉的刺痛脑袋努力回想，昨晚的记忆几乎空白了大半，他只记得自己被重色轻友的凌晨丢上计程车，下车后还恍恍惚惚走了一段路，之后就毫无印象了。

这是一间颇有历史的民房，他此刻正躺在粉色的床铺上，用脚趾头猜，都知道这是女孩的房间。他满脸黑线，想自己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

不知情的女孩还继续着语音对话：“我的床上现在躺着个大帅哥哟。嘿嘿，我昨晚捡回家的。你说我怎么当起了良好市民？你也知道我舅妈多烦，天天催我带男朋友回家，这回正好捡了个便宜。对了，念念，你说我这奇遇会不会像最近播的那部日剧？当男主角醒来后，诓他说他脑部受了撞击而导致记忆丧失，我其实是他女朋友什么的，哈哈。”

慕清司听到她即将施行的阴谋诡计时，猛地抖了抖。她伸了伸懒腰，因为早起无聊上YY，就和同学莫念念闲扯了会，想那男人也该是时候醒了吧。

当她回头时，慕清司立马闭目假寐，呈现一幅清晨与睡美男的和谐之景。她凑上前去，狐疑地看了几眼：“我聊这么大声都吵不醒？”

慕清司这下汗如雨下。

“看来是真的醉得很厉害。”女孩打了个哈欠，便去了洗手间。

在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慕清司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，余光一扫，拽过悬挂在一边的那件属于自己的西装外套，连鞋子都来不及穿，长指勾起玄关的一双皮鞋就往外逃。“砰”一声巨响，门被带上，在蹲马桶的傅筱雨猛然一惊，到底是谁？

慕清司急急忙忙地下楼，迎面是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，她还来不及瞄一眼，慕清司就已成风一般，消失在楼道尽头。

“现在年轻人的生活，真是够凌乱啊。”啧啧，衣衫不整，想必昨夜又是一番儿童不宜的画面，看来往后有必要和租客声明和谐条约。

中年妇女继续上楼，抵达四层的某个住户门前敲了敲：“死丫头，起来没？日上三竿，晒屁股……啊！傅筱雨，你吓死我了。”突然打开的大门差点儿把犹在敲门的女人吓个四脚朝天。

“他竟然跑了！”

“什么跑了没跑的？你们年轻人啊，一大早毛毛躁躁的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舅妈，我本该璀璨辉煌的未来，差一点点就实现了！”她一脸扼腕，本来还想着借收留慕大导这份人情，往后在电视台平步青云呢！亏了，她这下真的成了做好事不留名了，人都白救了！

“什么辉煌不辉煌，还没睡醒？赶紧下楼吃早饭！”难敌大嗓门的舅妈怒吼，傅筱雨唯有连连点头应付了过去。

傅筱雨叹了口气，但仍摇头晃脑地念叨着：“早知道宁可憋爆膀胱也不去上厕所，亏了，亏了……”

彼时，慕清司还未认出她就是那个苦苦追寻多年的女孩。

这就是他和傅筱雨时隔十五年后的再遇。

如果慕清司以为这是他们重逢的普通展开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他的宾利刚驶入电视台，就在打卡的节骨眼间，一个骑小绵羊的女孩突兀地出现在他与门卫之间。

她转过头，如同慢动作，一张记忆中的清丽小脸在晨光里绽放灿烂的笑靥。慕清司猛然一怔，难道是她？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，对方便做出反应，迅速地翻找着包包，当她掏出那个颇熟悉的深褐色皮夹时，他的表情由期待转为黑线满面。

“慕导！你今天早上跑得真快，皮夹落在我床上啦。”

这副带着点儿聒噪与甜美混合在一起的矛盾声音，对过耳不忘的慕清司来说，简直再确定不过了，她就是今早那个女人！

“你认错人了。”他戴上墨镜，佯装毫不知情。

门卫识趣地笑了笑，慕清司知道他一定误会了什么，这是打死都不能认的事情，他怎么能让电视台的人知道自己昨晚酒醉的丑态，更不想和电视台的女人扯上半点儿关系！为了面子啊，面子！

可不识相的人总是毅力非凡：“没有啊！钱包里有你的证件照！”

“不是我的！”他淡定地抛下话，却不淡定地猛踩了踩油门，宾利“嗖”一声急速狂飙起来，逃得比见鬼还快。

但他低估了这个女人的战斗力……

“慕导！你的皮夹！”录制大楼的走廊上，远远就看到她扬起手中的男式皮夹。

慕清司头也不回地急速狂奔，后头的女人奋起直追，接着两人并驾



齐驱。

“都说了不是我的！你认错了。”他一脸黑线。

“可是皮夹里有你的身份证，你看你看！号码是……”她又加快脚步，跟上长腿的节奏，显摆着皮夹的身份证。

他一把箍住她的脸颊，以免泄露了他的隐私。

“你难道忘了那一夜吗？”她噘着两瓣唐老鸭似的朱唇，锲而不舍地提醒着他那夜醉得不省人事睡在小绵羊旁的事实。

果然，“那一夜”的八卦字眼一出，整条走廊的人都纷纷竖起耳朵。慕导到底在那一夜做了什么？大家连看他的眼神都不纯洁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胡说！我根本不认识你！”

“哎？也太无情了吧，怎么说我们也曾共度一夜，有过美好的回忆。”

回忆你个西瓜！

围观群众那带有考究性的眼神又盯了过来，小声地发表起一系列言论。

“慕导怎么这样……”

“太不负责了吧。”

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太可怕了。”夹带一记鄙夷的眼神。

拜某个女人所赐，他原本低调奢华的人生一片声名狼藉。

搞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声音。

慕清司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出录音室，他总算搞清楚了现在电视台配音组的现状。后起之秀太多，但水准参差不齐，一部作品下来，只靠老配音员撑场，这样长久下去，他迟早对这些声音审美疲劳。

他需要挖掘一些新声音。

银色宾利漫无目的地驶上西江大桥，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，直到老社区前才停下。他下车沿路走进社区，里面有一个不算宽敞的露天活动中心，搭棚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舞台。

向来感官敏锐的慕清司，自踏入活动中心的那一刻，就远远看到了舞台上的白色幕布。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出皮影戏，底下观众席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老人和小孩。

临近黄昏，光线微弱，此时上演的皮影戏就像傍晚六点档的节目。

幕布上的人偶时而手舞足蹈，时而台词逗趣，他听出，那是一副女声。她一人分饰两角，孩童与老妇，切换自然，感情收放自如。戏感充沛，却又不过之，声音十分有感染力。

慕清司在前排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在那个还是黑白电视机的年代，他看过的皮影戏就搁在十二寸的小柜子里。他曾和许多小孩子聚在柜子前，看着皮影师傅在后面舞刀弄枪，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演的《西游记》。可自有了网络和电视，这类最原始的戏剧慢慢被人们所遗忘。

台上的皮影戏演的是一出现代剧，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逸事，老一辈因为有过相似的生活经历，所以笑得甚欢。小孩吵吵闹闹，实在很影响他观剧的雅兴。

两个戏耍打闹的小鬼还不要命地撞向了他，他冷瞟一眼，一种不知名的威慑感油然而生。尽管他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但也足以把小鬼们吓尿裤子，立马连滚带爬地冲回座位上正襟危坐。

好……好可怕的哥哥！

皮影戏到此结束，人去场空，就连慕清司也准备离开之际，幕布背后那副清澈如溪的声音缓缓响起。

幕布前两个人偶翩翩起舞，她的歌声成了最原始的背景乐，一句低吟浅唱便轻易牵动着他一丝一缕的神经。拥有穿透力极强、辨识度极高的歌声，仿佛透着水汽的空灵音质，渐渐抚平了他心头的浮躁。

他原本要离开的脚步不由得转向了舞台，他知道这次绝不能再错过她。因为即将要触碰到那副声音的主人，他的心脏不由得急促跳动起来。

猛然拉开幕布，晚风吹散夜的寂寥，取而代之的是初醒的桂香。

他所处的这条微妙的平衡线上，渐渐失去了平衡，紧绷的感情被她所挑拨。

受到惊吓的傅筱雨，就这样安静地与他对峙，余晖几乎要将那张笑颜柔化在暖调里。这个时而聒噪的女孩，竟也有这样娴静柔顺的时候。

可是……

女孩抽出随身携带的皮夹，邪气地勾起嘴角：“你终于回想起我们邂逅的那一夜了？”

“……”方才那些心动的感觉仿佛被拖拉机狠狠地碾过。

苍天啊，为什么又是她！





这副好嗓子配这样的坏家伙简直就是耍流氓！可是听着还蛮带感的怎么回事！或许可以让她去试试新剧的几个反派角色，如果唱功 OK，再包装一下还可以出几张唱片，然后……

等等！在想什么呢！无法接受现实的男人，犹在沉痛。他莫不是自暴自弃才会对她动了塑造巨星的念头吧？别开玩笑，他又不是慈善家，没那种空……

可隔天在录音室见到台长领她进来的那一瞬间，慕清司心头忽然有种暴风雪来临的即视感，他披着满头积雪，在台长下达“特殊辅导”任务时，彻底僵化成冰雕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！让我带这种菜鸟？”不管怎么说，要他和这种满肚子坏水的女人在一起是不可能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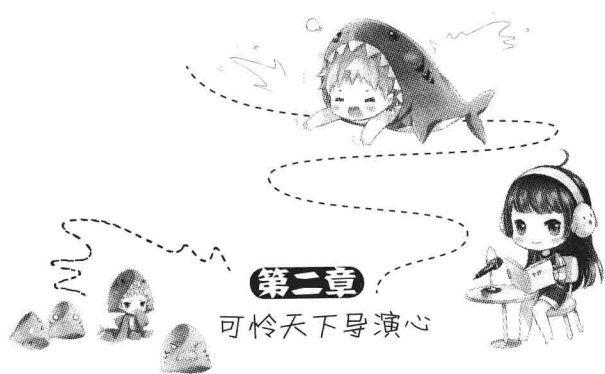
台长，也就是慕老太，电视台最高的权威代表，笑盈盈地拍了拍孙子的肩膀：“小司，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”那种笑容明显带着威胁加恐吓！

“从今以后请多多指教哟，慕导。”岂料女孩与慕老太眼神相交会的瞬间，两人竟默契地露出得逞的笑容。

刚……刚才这两个女人的眼睛诡异地发光了！

关于傅筱雨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慕清司甚至对她一直有所保留，但直到他在看到那份由助理送来的简历时，他的世界瞬间天崩地裂。

“A 大表演系，原来是她……”他微眯起了眼眸。



慕清司微微一笑，空气里仿佛有冷风刮过。

麦克风前的女人猛地一震，她感觉脑袋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瞪穿，捧着台词本的手臂竟不知何时起了一层密密的鸡皮疙瘩。

难道是她穿太少了？

录音棚内禁止一切杂乱声响，以免衣物摩擦作响，她几乎穿得很清凉。冬天还好，夏天有的时候连空调也未必会开，为的就是尽量减少噪声源。

接着傅筱雨像往常一样，在接收到勇哥的指示后，在麦前开始念词。一气呵成，连贯干脆，可见台词有多烂熟于心。

按以往情况，勇哥打个OK手势，她就知道这个段落通过了，但世事难料，监听台那头可是掌管一切声音生死大权的慕大导！

“沉音社团的毕星，你的声音是靠后期出来的吗？一点儿感情都没有！如果是念台词的话，谁都能做到，我又何必请你来试音！”那个嚣张的清冷声音，劈头盖脸地砸向麦前的傅筱雨，“这不是网配，请你搞清楚这一点。”

“毕星”是傅筱雨在社团玩配音时的通用名，可惜网配的那点儿本事完全不被慕导放在眼里。

“重录！”

“……”所以在听到他那句万年不变的口头禅时，她一点儿不意外，因为这已经是今天第二十次被喊重录了，而且反反复复只针对一个地方，



她前前后后重录了一个多小时。

她皱了皱眉，看着台词绕成蝴蝶结的本子颤抖升级。

“我向来喜欢吃新鲜柿子，呃，甜柿子……涩柿子……”

“才念半句就给我卡螺丝，认真点儿！”一把大折扇立马抽了过去，于是在慕导那宛如镭射光波的眼神瞪视下，某个女人自卑地瑟缩至角落。

“这里注意换气和停断，来练习闻花吐气的动作，别再给我搞错了！”他指着下一行练习内容，傅筱雨颤抖着牙关走向麦克风。

她用力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仿佛面前是一朵假想的鲜花，可惜……

“阿嚏——”她冷不防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看到逐渐将她笼罩住的黑影，她冷汗涔涔地将此举美化，“呃，慕导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有花粉过敏症！”

啪——愤怒的大折扇将她拍飞，慕清司恨铁不成钢地戳着她的脑袋：

“你再给我耍花样，我就将你揉成粉末！再来！”

“是！”她就差没顶着锅盖防御最新的攻击，继续汗流浹背地翻着台词本，“一个女的假扮成男的去追一个男的，呃，结果那个男的其实是个女的……这……”好拗口！

“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！”

啪！大折扇三度出击！

……

培训到这里，我们的慕大导已经身心受创得五体投地了。

“我说你啊，脑子功能都已经退化到四肢了吗？倒是给我把技巧记在心里啊！”

“我……我有做笔记的……”连反驳都显得心虚无比，眼看大折扇又要挥来，她连忙躲到了推门而入的慕老太身后。

慕老太接收到傅筱雨投来“台长快救我”的求救眼神后，别有深意地看了孙子一眼，道：“怎么啦？配音还需要先来热身运动？”

“奶奶，我自认我没能力拯救一个智商要退换厂家的配音员，以她这个潜质，也就只有换声带的份！”幽幽目光一扫，对面的女人仿佛皱缩一百倍。

说到傅筱雨和慕老太是怎么认识的，可谓一见如故啊。

大三暑假，舅妈见傅筱雨天天窝在家里不务正业，总是忍不住数落

她几句类似“你一点儿年轻人的朝气都没有”的话，于是便想方设法把她赶出家门，并最终发现她的广场舞跳得比她老人家还要好时，舅妈默不作声地退出舞台，反而激发了傅筱雨迷恋广场舞的爱好。

导致她有事没事就跑到广场去找大妈切磋舞技，以寻求中华博大精深的韵律之美。某天，傅筱雨意外发现寒风中独自起舞的慕老太，她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在角落练习，那孤零零的背影，宛如全国大赛前夕跟不上进度而担心拖累队友的孤苦少女！

而这一幕深深触动了傅筱雨，于是她主动加入到了慕老太的队伍，两人跳了一遍又一遍的《套马杆》……

有时候，女人建立友情就是如此不按常理出牌。

两人渐渐熟悉后，慕老太才知道傅筱雨是自家电视台配音培训班的艺员，更巧合的是，傅筱雨是慕老太曾在网上物色许久的网配声优毕星。惺惺相惜的两人不得不感慨相逢恨晚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！慕老太深觉傅筱雨是个可造之才，于是就有了把傅筱雨丢给孙子重点栽培的后续故事。

“呵，这算哪门子的一见如故。”慕清司抽搐着嘴角，这分明就是慕老太为舞友走后门找的借口，还有那莫名其妙的广场舞铺垫也太长了吧，和配音辅导又有几毛钱关系？

总之，为了这个不知所谓的理由，让他带那个菜鸟学配音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！

见慕大导摔门而出，傅筱雨缩了缩脖子，她是不是惹火他了？

“台长，我想还是换别的指导老师吧。”总觉得慕大导有超前进入更年期的趋势。

岂料慕老太眯眼笑了笑，不以为意道：“别在意，他只是有些害羞。”

这也算害羞表现？那她可不可以质疑他刚才瞪她的那几眼里，包含着浓烈的爱意？

“来来来，这几天独处后，你们有没有擦出点儿什么火花？”慕老太闪烁着一双小眼睛，期待地看着她。

她不假思索道：“有啊！”

每次她一开口念词，他就火大地用折扇抽她，抽得那一个火花四射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慕老太更是激动，立马安排饭局，决定乘胜追击。

所以，这不能怪她，又不是她想和他共聚晚餐。

“别和我搭话，各吃各的，吃完就散。”这是整晚下来慕清司说过的唯一一句话，孤高、轻蔑、鄙夷，总之还有略不愉快的意味在里头。否则，他又怎么会边吃边瞪着她当佐料下饭呢？

而本该出席饭局的慕老太却临时爽约，但从这上佳的烛光晚餐以及浓情蜜意的用餐氛围看，她不得不怀疑慕老太是早有预谋的。

“吃饭不说点儿话很无聊啊！慕导，听说你很小就开始配音，真的吗？”她笨拙地用西餐刀切着牛肉，切不开，只好一叉子戳起来啃咬。

对面的男人显然对话题毫不感兴趣，依旧不理她。

傅筱雨嘟了嘟嘴，还真是耐得住寂寞的少爷，这样搭台吃饭也未免太影响消化了吧。不过细心一看……

他生得一对极好的眉眼，高挺的鼻梁下，薄唇性感，握刀叉的姿势从容优雅，气质沉稳且矜贵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自小养尊处优的贵公子。

她猛地咽下嘴里的意粉，对桌的男人即使摆着副鄙视她的臭脸，但也足以秀色可餐。不过要和她这种“陌生人”搭台，照理说，慕大导是打死都不会来应酬她的。

一直无语地吃完了主食，最后服务员送来了餐后甜点。

慕清司素来不爱甜食，在他的观念里，甜食都是女人和小孩爱吃的玩意儿。况且他这份甜点是红酒洋梨，只要是带酒精的食物，他一律谢绝。可就在他想招手唤来服务员退掉甜点时，对面的女人率先一步叫来了服务员。

他瞄了她的盘子一眼，猛然一震，刚上的甜点芝士饼只剩下残渣碎屑，她到底是以怎样的速度给解决掉的？不待他多想，她已经开始苦恼加餐的菜式。

她盯着满是意大利文的菜单许久，柳眉紧蹙，表情凝重严肃，最终默默地合上了菜单，看似心中早有决定。就在慕清司以为她会喊出什么名堂时，只见她对服务员朗声道：“麻烦再给我上一个炒饭。”

“……”他差点儿摔死在座位边不省人事。

浑蛋，也太能吃了吧！

对面就是一个现成的“垃圾场”，他叹了口气，把本想退掉的甜点